

参差苳菜

□许永强

我和秋天有个约会（组诗）

□周铁钧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诗经》不仅是后世诗歌问学的发轫，也是先民生活的完整写照。其中，描写或提到的植物数量极其繁多。清代学者顾栋高在《毛诗类释》统计,《毛诗》中描写的植物就有157种，包括木本植物、草本植物、蕨类植物以及着生地衣类。这些诗歌包含了古人与自然界植物的互动情感。

在《诗经》开卷之作《周南 关雎》的第二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三次提到了苳菜： 参差苳菜，左右流之 参差苳菜，左右采之 参差苳菜，左右芼之。

在《诗经》中，苳菜作为追求窈窕淑女的比兴之物，女子水边采苳，引发了男子的思慕，便有了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展示的是人们对浪漫以及美好情感追求。当然，古代采摘苳菜是有阶级之分的，有所谓的 后妃采苳，大夫妻采苳蒿 之说。

现行人教版九年级《语文》下册对苳菜的注释为 一种可食的水草 。而 可食的水草 却不止一种， 苳菜 到底属哪一种呢？

其实，参差而长的苳菜即现在的苳菜。花开时，在阳光下泛光如金，又称 金莲儿 ，又因其叶形习性似荷花，也被称为 水荷 野睡莲 。属浅水性多年生草本植物。春来之时，一顷柔波之上，玉一样的新绿，疏落地漂浮着，与天光水色相映，圆润亮泽。苳菜，原产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等地都有分布。苳菜的茎沉入水中，细长多分枝；叶漂浮水面，近圆形，直径5至10厘米。花瓣金黄色，花开时，黄色的朵朵小花在碧叶间挺水而出，明亮别致。

苳菜历来都是一道名菜，它的嫩茎和嫩叶柔软滑嫩，可作蔬菜食用。《救荒本草》中提到的 苳丝菜 ，就是 采嫩茎炸熟，油盐调食 。古籍《湘阴志》也提到： 水荷，茎叶柔滑，茎如钗股，根如藕，人多为糗食。苳菜加米煮成粥（糝），是江南名菜。陆玕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则说苳菜 可案酒（当作下酒菜）。明人陈继儒《岩溪幽事》中也有言： 吾乡苳菜，烂煮之，其味如蜜，名曰苳酥，都志不载，遂为渔人野夫所食。 说明味如蜜的 苳酥 曾经作为菜肴，端上古代人的餐桌。

苳菜还是水环境质量的标识物。作为一种点缀水面的优良水生植物，苳菜能够降低水中氮、磷含量，对藻类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 除镉能手 的美誉，对保护水质、维持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苳菜历来也被人们赋予美好的想象，出现在诗文中。大诗人杜甫《曲江对雨》的 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苳牵风翠带长 ，描写的是水苳随风摇曳多姿；唐代诗人王维《青溪》的 漾漾泛菱苳，澄澄映葭苳 ，描写的是溪水中轻轻摇荡的苳菜；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记承天寺夜游》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苳交横，盖竹柏影也 ，描写如水地方月光下，竹柏之影交横，风吹影动，水里的藻轻轻摇曳，水面的苳缓缓浮游。南宋诗人陆游的《泊新口泛月湖中》 钓丝萦藻苳，蓬艇入菰蒲 、现代诗人徐志摩在康桥边 软泥上的青苳，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的吟唱，以及《颜氏家训》用苳菜告诫自己的族人要保持清澈之心的 今是水悉有之，黄花似苳 。千百年来，诗人笔下的苳菜一直散发着诱人的色泽和气息，洋溢着独特的审美快感，充满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祝福。

那些物什（组诗）

油菜花

风喊一声，你开一朵
风再喊一声，你又开一朵
风喊了一夜，世界全开了

老父亲爬上屋顶，星星躲开追随的目光
那些细小的暖
落在故乡的故事里

我举过头顶的影子，在镜头深处
生动了一生

海岸线

涟漪随风的目光迁徙，船是一个支点
情绪也是

海鸟低旋，礁石幽暗，一抹蔚蓝在狂欢
浪花结满故事，一寸寸
亲吻沙粒的脚蹼

蛰伏的记忆，被打开
那道浅浅漫过的足音，覆盖我
所有的浓烈

遇见

你的目光，从我的眼睛里
落下来
影花。呼吸
凝结在大暑的
最后一天

有露珠尾随。也有
蝉声和韵

季节把指针掘到了这一刻
风在镜头里谢幕。所有的遇见
都
不可替代

风箏

模仿一只鸟，高或低不重要
远与近也不重要
一根线
穿过彼此的眼睛

花影覆盖春天，风开始回望

红黄橙紫蓝
都是我喜欢的

目光悠远，天空辽阔
爱情
解开了所有

在崇山

不必有阳光和掌声在林子里。一间草屋，
一棵芭蕉
一把小花伞

远处。白云挽着青山
让羊群开满山腰
让果香溢满山巅
隔窗，看雨沿风的语境，层层递进

跟我回家
我们种树，也种
爱情

那年夏天

欢喜顺着伞沿滑落，寂寞也是一只手
握不住

背影远去，又在雨中走过来
咖啡，花香
你的窗口
在街角转弯

打开人间的雨声。看见的是岁月
看不见的
是忧伤

黄昏

阳雀在叫。房子矮下来
声音也矮下来
一些信息，停留在屋檐上

结满蛛网的门
开着
外出的人还没回来

风的黄昏，开始点灯，一盏盏
盛满思念的花影
和我悠远的目光

步子路过枝头，踩碎子夜星光

夏蝉

听蝉，在一条溪里
鱼虾。水仙。和我所有的秘密
都止步

鹅卵石落入深潭，笑声
搁浅岸边
阳光斑驳，点燃暗藏的炙热

我在河柳的倒影里，回望走不过来的记忆

梦

不要喊我。

你转身。把目光递给我
把温柔递给我
也把残忍
递给了我

雨打落了芭蕉，五月
魂飞魄散

所有的秘密开始解码
一层层，心惊动魄

半把油纸伞
逾越了古今

目光

水珠翘上睫毛，半朵花爬下来
那些闲散的词
潜伏在
千里之外

晨曦随目光启程。行囊的归处
四季开始荡漾

日子撕裂。记忆镌刻的深情
和我向往的南方
都在遥不可及的故事里
一半坦然
一半痴狂

天门山（外二首）

□唐大海

风在这里稍加憩息
虔诚地登 九百九十九级天梯
回望
凡尘变得渺小 过门
有梅花雨洗礼
眼睛明亮起来了 心也腾云驾雾
看看这方山水 这方人

澧水从山脚流过
土家吊脚楼依山傍水蛇形蜿蜒
打磨了万年的山峰星罗棋布
是土家儿女的群雕

穿越历史的隧道
在凌霄台静候神仙
月光下徐徐驾临
去鬼谷洞里和鬼谷子探讨捭阖
参悟宇宙的玄机

走一段玻璃栈道
山涧再也藏不住秘密

不忍再看那寂寞的悬崖
天门狐仙站了千年 高一声低一声的
呼唤远方的情郎

山底有索道 世界最长
连接过去 现在 和未来

萤火虫

静夜里
一只萤火虫带我返乡

妈妈把萤火虫放进玻璃瓶里
再抓几只 我家的土房子
变得亮堂

老师叫我松开手
放飞萤火虫
给我们讲萤火虫发光的道理
带我们航行在知识的海洋

成年后生活在城市
遍地高楼大厦 遍地围墙栅栏
在灯火通明的街巷
我找不到方向
我走遍城市的很多个角落
再也寻不得 熟悉的萤火虫

那只萤火虫
被老师写进了课本
被妈妈藏在了故乡

父辈拉二胡

1

山风吹来马蹄声
驻足 奔驰
满山鸟鸣
夕阳下的小山沟
有了大漠的苍凉
和大漠的金黄

2

山风吹来花香和鸟
鸟儿来找它的亲人
夕阳已经回家
鸟儿舍不得归巢

月亮怀孕了
声音有了初秋的凉

3

么姨说马儿拉过了 鸟儿拉过了
还拉什么
沟沟的人都出去打工了
日头太毒云都没几朵沟沟都空了
姨父说这个地方叫茶园沟
沟上有水库顺沟有溪流
坡上有梨有李有黄桃
山上有黄连有鸡有野兔
如果落场雨山上菌子有几多
父亲说今天拉丰收
拉山青水秀

母亲找芭蕉
她看见了天边的雨脚



国色天香 张德华 摄

秋跌宕

□米丽宏

的轮回，而是精神的产物。它盘踞在心灵和血液里，张望，寻觅，期待着外界的接应。

葡萄不是熟了么？带着一种被阳光烤熟的甜香，那样饱满，在秋气初萌的未伏，让人品尝到一种夏日终结时懒洋洋的芬芳，吃完一颗，心头回荡着一种微醺的甜。秋虫，不是闹起来了么？野音闲适，弥漫如烟，蟋蟀、纺织娘、油葫芦 秋气慈悲，鸣声如雨，生命的长短尊卑，在时间的流逝里，都不值一提。

往往，立秋十余日，才见秋气生。立，是酝酿，是开始，是新生。它是刚抬起的脚步，是才叩响的门环，还不见旅途大观，也不见门庭盛景。

秋，刚刚透出一点苗头儿。暑意，却是漫天蓊郁。

是的，假若四季真如刀裁般整齐划一，如编好的程序轮番上场，那岂不是太呆板、太分明、太拘泥了么？就像一个做梦者，做梦之际已规划好梦的进程和结局，岂不无趣。季节的

时令已立秋，三伏尚未尽。

夏老得只剩了一身骨，却气势不减，秋嫩得只是一个影儿，正渐渐显形。那悄悄滋出来的一抹秋气，入了水，上了树，沁到了季节的皮肤里。

阳光亮眼，光线依旧笔直倾泻，像水一样洗亮所有的树冠。花枝的光影，清晰如剪纸。正午时分，小风摇着地上的树影，人和狗，都恹恹地躲在树下乘凉。时光，亦如长夏的节奏，慢慢地慢慢地挪移。

可是，树影已悄悄偏转了一点点角度，薄热被清风撕开了一道缝儿，一抹清凉溢了出来。早起、晚间，走在路上，轻风拂过小腿和脚踝，凉凉的，像从冰箱里刚刚取出的柠檬水。裙摆飘了一下，落下又被牵起，衣袂飘拂，刹那有了清凉的飞升之感。那种轻盈的感觉，断不是溽热的暑气所能给予的。

秋气澄澈、净凉，一点一点泛生；接下来，萧索，一步一步演进。我们就这样，发觉了夏季的撤离、秋天的登临。最初的它，仿佛不是季节